

有没有女主先心动，男主一开始对女主冷淡，后来追妻火葬场的小说？

六年前推倒何彦的那一夜，外面的雨下了多久，他就哭了多久。

我走的时候都凌晨四点了，我感觉身子已经不听使唤了……

我骂骂咧咧地回家，缓了好几天，拉黑了他。

六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除我。

「他竟然开除我，他这是公报私仇！」我跟死党控诉。

「你到底对我弟做了什么，让他这么恨你？」

「做了……他……」我悔不当初。

「哎，都是熟人，做了什么不重要，哄哄他，我弟心软。」

嗯，死党应该没听懂我的意思。

《宠他度日》傲娇弟弟 X 丧气姐姐

1

被开除的第一天，我在家躺了一天，男朋友从我妈那得知了我被开除的事，风风火火跑过来，买了东西让我去赔礼道歉。

「桃桃，你知道的，我舅舅费了很大劲才帮你找了这份工作，你被开除了，我不好向家里人交代。」

我有些郁闷。

我妈也给我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她去跟何彦妈妈说说，「毕竟多年以前咱们是邻居，虽然他们家现在是飞黄腾达了，可再怎么怎么说也有些交情吧。」

男朋友和老妈的轮番劝说，让我觉得好像不去挽回这份工作，我就是千古罪人。

最后，我还是去了何彦家。

2

死党何欢给我开的门。

我一进门，就看到了挂在她们家墙上的那几幅字画。

听何欢说过，好几百……万。

我想着自己家挂着的十字绣，花了一千多，我妈都心疼了好久。

我终于意识到我和他的差距了。

我和何欢还有何彦一起长大，那时候他们俩住在爷爷家，和我家成了邻居，她妈妈也每个暑假来住一阵。

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整天在一起瞎闹。

何欢一直跟我很好，即使我们上大学分开了，也经常會跟我打电话。

何彦从小就不喜欢我，我高中时学着别人早恋，但拜他所赐一次都没成功，还屡屡被我爸妈男女混合双打。

我心里有气，终于在毕业之后忍无可忍，趁着大一的第一个寒假，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夜。

「对不起，早恋不好，我是为你好。」我犹记得当时他红着眼哭哭啼啼地承认错误。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在他那个小卧室，他扯着被子哭了一夜。

我发誓当时我确实是打算实打实地教训他一顿的，只不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亲他，扒他……事态有些不受控制。

我不得不承认，他从里到外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男孩子。

我一时鬼迷了心窍，就做了不该做的事。

也许是欺负得过于狠了，后来假期回家，我再也没看见过他。

4

再见面就是在前天公司为了欢迎空降的大领导举办的会上了。

他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我认出了他，但他好像没认出我。

我还在窃喜，结果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是烧了我。

他真记仇。

我来到他家，他妈妈看到我提了一大包礼物过来了，温柔地斥责我，「又不是外人，怎么还拿东西来。」

「阿姨，很久没来看你们了，我给爷爷奶奶买的。」我站在原地默默头。

「真有心，爷爷奶奶出去旅游了，我晚上视频跟他们说，你来了他们肯定很高兴，多少年没见到你了。」

话说回来，自从他爷爷奶奶也搬走后，我的确很多年没见过他们了。

「你弟呢，快去跟他说桃桃来了，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肯定有很多话聊！」

阿姨招呼我去客厅坐，何欢来了一句，「他们早见过面了，何彦真不给面子，还把她给开了。」

呃，气氛一下子凝结到冰点。

阿姨看看何欢，又看看我，像是猜到了我来的目的，「真不懂事，你让他下来，我说他。」

「阿姨，其实也怪我自己，有个数据报表弄错了，所以……」我其实很尴尬，但又觉得阿姨这样偏袒我，我挺不好意思的。

正在这时，头顶出现了一个声音，「你也知道自已的问题，那还跑来？」

我一抬头，就看到何彦一身体闲装，双手插袋，懒懒地从二楼下来。

「怎么说话呢，你这孩子。」即使阿姨骂着他，我心里却不好受。

有求于人，真是人生最糟糕的体验。

「公司不养闲人。」他谈话间已经来到我跟前，不做任何停留，斜瞟了一眼我，就到沙发那边懒洋洋地坐下。

「弟，你太不近人情了，不过是一个报表弄错了，也不至于开除桃桃吧，况且大家都认识。」何欢也看不下去了，过来拉着我，帮我说话。

他抬头望了何欢一眼，又笑着收回目光，「你一个整天就知道花钱买包的人，知道什么是工作吗？」

「你……」何欢被怼得满脸通红，只好向阿姨控诉，「妈，你看他！」

「有什么话好好说。」阿姨瞪了他一眼，又过来拉我的手。

我站在那里看着一场由我引发的战争，尴尬得脚趾抠地。

我后悔了，我不该来这。

就算以后捡垃圾也好，要饭也好，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待下去了。

「阿姨，我其实就是来看看您，我想起我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我尽量面带微笑，不让自己显得太过狼狈。

「把东西带走吧，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吃不得甜的。」他语气冰冷。

关上门那一刻，我感叹了一句，他变了。

变得我好像不认识他了。

我觉得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去挽回工作碰了一鼻子灰，回来的路上还下了瓢泼大雨，被淋成落汤鸡的我回家就病了三天三夜，。

等我终于熬过来，打开手机就发现几十个未接电话，同事通知我，公司要对我追责。

因为我的失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我不只拿不到工资，还要赔偿公司 2 万元。

「以前也有人弄错，都是开会说一下就行了，你这次真是撞在大领导的枪口上了。」

同事对我表示同情。

「新来的领导看起来温文尔雅，对人也挺客气，没想到是个这么冷酷的人，太吓人了。」

「他见谁都面带微笑，那天有同事晕倒了，他主动给人放了假，还让助理买东西去慰问。」

「是啊，那天他助理把咖啡打翻在他衣服上，他都笑着说没事。」

「他怎么会对你这样？」

我在群里沉默了。

我才明白，他哪里是冷血无情，他只是讨厌我。

工资没有了不要紧，赔偿金我是真的没有。

我的钱都在男朋友周洲那儿管着。他是去年相亲认识的，比我大三岁，为人踏实。

用我妈的话来说，很适合结婚。

一谈恋爱，他就说我管不住自己，所以帮我管着钱。

丢了工作，我很不想面对他，如果再告诉他需要赔钱，他又不知道会怎样教育我一番。

考虑了一晚上，我还是向何欢索要了何彦的微信。

但我加了他微信，但他一直没有通过。

6

没办法，我只好去他家楼下堵他。

在他家车库口站了几小时，终于看见了他那辆宾利。

我走上前去拦住他。

他坐在后排，慢慢摇下窗户，我一眼就看到他怀里坐着个网红脸。

我一愣，原来他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啊。

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我尴尬地别开眼，「你出来下，我有事跟你说。」

「就在这说吧。」他语气冰冷。

让我当着别人的面，向他求情让他别追要赔偿金，他是故意给我难堪。

我握了握拳头，咬着唇不说话。

「现在的小姑娘真是没皮没脸的，还追到家里来了。」他怀里的女人对着我冷嘲热讽。

我一瞬间头皮发麻。

「何彦，赔偿金我真没有，你能跟人事部说说吗？看在我们以前的交情上。」

「哦？我们有什么交情？」他语气里多了几分玩味，微微仰头看着我。

我想了半天，我和他的确没什么交情。

从小到大他都不喜欢我，要真说起来，算得上交情的，也只有那晚的意乱情迷。

只是，听何欢说他后来换了无数个女朋友，妥妥的渣男一个，那短短的一夜，他怕是早就忘了。

我心里叹了一口气。

「工作三年，你不会，两万块都拿不出来吧？」他笑着问我，我感觉更多的是嘲讽。

我心里一阵苦涩。

真是同人不同命，他出国镀金回来年薪几百万，而我一个月几千块，还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我再次觉得那一夜过后拉黑他是对的，就我们俩这种天差地别的处境，我要是还跟他联系，我就是自取其辱。

「我工资，都被我男朋友管着。」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一瞬间，他眼神就暗下来，「乖，下去。」

网红脸依言开了门，但还在犹豫。

「下去。」这一次他的语气冰冷到了极致。

那女生不敢再犹豫，拿了包，踩着小高跟就退到了一边。

完了，他心情不好，估计跟我也是谈不成了。

我正要走，身后传来一句，「上车。」

上车？我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不是要跟我谈交情？」他反问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点怕他。

但为了钱，我还是上了车。

我刚上车，车子就调头，改了方向。

我也不知道他带我去哪，不敢说话，他也不说话，气氛很尴尬。

「何彦……」我试探着叫了他一声。

「嗯。」他并不看我。

我觉得他好像没那么生气了。

「那个报表我是有错，但以前有人犯错，也没有受到我这么重的惩罚……」我看他态度那么冷，不知道如何辩解。

「因为很多人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所以就不是错误了吗？」他语气平淡反问我。

我噎住。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还帮您跟那些欺负你的人打过架，虽然你后来走了，大家没了联系，但你也不要太……」

我说着说着，觉得自己过于卑微，便说不下去了。

再加上他没有什么反应，我更是觉得窘迫到了极点。

他过了好一会，突然哑着嗓子来了一句：「到底是谁走了？」

我：「？你说什么？」

他侧过脸看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赔偿金可以减少，回来上班吧，换个岗位。」

我愣在那里。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了，我也不好再提什么要求。

「好。」我低低地应道。

「你男朋友，他，对你好吗？」他莫名其妙来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这样问，我突然没了答案，心中感触良多。

他对我好吗？他工作稳定，成熟稳重，把我的大小事都安排得很妥当，我父母也喜欢他……

「挺好的，挺好的。我父母很喜欢他。」我尽量轻松地说出这件事。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问，我觉得怪怪的。

「你们会结婚吗？」他又问。

「在准备了，到时候请你吃喜糖。」我感觉跟他关系好像缓和了一些，大胆地跟他拉近关系。

「下车吧。」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头往后仰，一身疲惫的样子。

我有些蒙，往窗外看，发现车子停在我家小区。

「谢谢。」我下车之后感谢他。

结果，我的话还没说完，车就开走了。

真没礼貌。

7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周洲。

「我看到你从一辆宾利下来。」他直白地问我。

虽然他脸上带着笑，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像做了错事。

「那是我老板的车。」我说完又觉得这样说好像不太对，又补充道，「是认识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他愣了一会儿，换了笑容伸手过来拉我，我没由来得躲了一下。

他脸色有些僵，「没听你提过。」

我只好主动伸手拉他，「没什么好说的，他就是刚刚空降来的老板，就是他开除的我。」

他定在那里不动了，「那你以前得罪他了？」

「也不算吧……他好像不太喜欢我，所以……」我看到他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想到什么，皱了皱眉。

「那你去求他了？」他问。

「嗯。」想到这儿，我就情绪低落。

「他答应了？」他又兴奋地问。

「嗯。」

他捏了捏我的手，这下算是完全松了一口气，「桃桃乖，你做得对，人总是要低头的。他既然跟你认识，米以后多说点好话，男人总是要看几分情面的，说不定你还有往上走的可能。」

我看着他一脸开心的样子，不理解他开心的点在哪里。是我跟老板认识，还是我有可能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我胸口闷闷的，也不知道到底哪里不舒服。大概是我知道，何彦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同情别人的人。

8

周洲在我的出租屋里给我做了饭。

吃完饭，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他走过来搂着我，然后亲我。

亲到他自己喘不过，他终于放开我，哑着嗓子问我：「桃桃，我真想快点跟你结婚了。」

「哦。」我没什么感觉。「那就提前吧，你决定就好。」

「可是我最近好忙。」他眼神迷离看着我，「结婚酒店都定好了，时间不好改，还是年底吧。」

「嗯。」我应了一声。

他留恋地在我脖子上亲了亲，最后放开我，去换了鞋，临走前嘱咐我晚上记得关窗，还有检查天然气，有事给他打电话。

我都说好。他很细心，很温柔，考虑周全，跟他在一起，我好像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

我苦笑，为什么每一次他来我家，走的时候我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他是很正派的人，我甚至怀疑如果他发现我不是第一次会有多震惊。

外面又开始下雨，电视里我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反而不可抑制地想到了和何彦那晚。

那年我 19 岁，他比我小了几夭。

「你是不是讨厌我？」我逼问他。

「我讨厌你整天跟男生混在一起。」他盯着我。

「怎么，觉得我是坏女孩？」我压在他身上，抓着他的衣领。

「嗯……」他声音低到不能再低，整张脸红得不像样子。

「那坏女孩现在要亲你一下，你怕不怕？」我当时就想着这小子油盐不进，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看到他吓到的表情，我知道他怕了。

然后我就亲了他。

他的脸香香软软的，像果冻，我没忍住，又多亲了一下。

初吻就是这种感觉吗？

等我抬头，发现他眼睛竟然红了。

「江桃……你起来，我有点难受。」他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

「哪里难受？」我不懂。

他红着眼瞪着我，「你还是不是女孩子！」

后来我们两个人怎么就发展到了那一步，我觉得都是造物主的错，不怪我。

最后，他流着泪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他可怜的模样，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教训你呀，以后听话点。」

他一下子火了，让我滚。

滚就滚，我真滚了。

后来我在家缓了几天，本来想着微信找他问问情况，也算是事后安抚。

结果何欢告诉我，她弟弟要去留学了，后天的机票。

「我弟去了美国，大概是不会回来了，我爸妈都去那边给他买了房子，他好像也很喜欢那边，都是一个妈生的，他怎么那么有出息，我还活得云里雾里……」

后来何欢又说了什么，我都没听进去了。

捏着手里的手机，犹豫了好久，还是把编辑好的信息删了。

最后在他出发那天，我给他发了一条，「祝你一路顺风。」

他没回我。

我就拉黑了他。

9

我也不知道跟他这算什么。

大概就是青春萌动下的荷尔蒙错乱吧。

后来他的消息我都是听何欢说的，听说他女朋友换得勤，听说他学业有成，听说他在美国那边工作也很厉害……

渐渐地，我就不去打听了，关我什么事。

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些闷。

第二天人事部通知我可以回去去上班了。

我的职位降了一级，从原来的策划部的组员，降成了宣传部的资料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文件，打印，整理，端茶递水，打扫卫生……

我累得直不起腰，心想，何彦也真是够狠的。

他现在不要我钱了，改要我命了。

因为业务不熟，资料繁多，我开始早出晚归，永远是最后走的那一个。

回去得晚，周洲来找我的时候，我大多都不在，他干脆也就不来了。

我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我本身不太会做饭，现在好了，一天三顿都是外卖了。

加完班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收到周洲的微信，「这个月工资怎么没发给我？」

这一刻我突然就很想哭。

「忘了。」我回他。

「怎么了？」他问我。

我突然觉得烦，干脆将所有钱转给他，没有再回信息。

「桃桃，房子我都看好了，等年底结了婚，我们俩的钱就可以去付首付了，以后我就方便照顾你了。」

我看着微信，不知道该哭还是笑，「你决定就好。」

我不想再回了。

我妈打电话给我，「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工作这么忙吗？」

「加了会儿班。」我声音有些哽咽。

「身体要紧，要不妈妈去找找何彦妈问问，你之前的工作也不这样啊，现在给你安排的工作怎么这么累。」

「妈……」我叫住她，「这样不好。」

我妈又嘱咐我养好身子，争取结婚后早点生个小孩，我叹了一口气。

挂完电话，我坐在路边，感觉自己像一头驴，被生活，即将有的家庭牵着鼻子走，找不到出口。

想着想着，我就哭了。

哭了不知道多久，只听到有人在一直按喇叭。

我抬头，泪眼蒙眬中就看到了那辆宾利，吓得我赶紧擦了眼泪。

「才下班？」何彦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让我很不自在。

「嗯。」我扯出一个笑容，「你也才忙完？」

「嗯。」他又看了我一眼，示意我上车，「送你回去。」

「不了。」我拒绝，「我想一个人走走。」

他叹了一口气，从车上下来，把另一侧车门拉开，「还嫌不够晚，还想走？」

他都这样了，我好像不得不上车了。

我坐在他旁边，没有看他。

「不满意我给你安排的工作？」他盯着我的眼睛，大概是猜到我哭过了，语气虽然冷，但不像之前那么凶了。

我没说话，他这是明知故问。

没有人被降级之后还能说非常满意的，我又不是傻子，八千块和六千块，喜欢哪一个，小孩子也分得清。

「觉得累，觉得内容重复和烦琐？那和你之前在策划部被人说靠关系进来，毫无实力，就是个摆设，比起来呢？你更喜欢哪一个？」他问得一针见血，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

我就像一只溺水的猫，大气都不敢喘，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

我低下头，咬住嘴唇，怕自己哭出来，太狼狈，吸了一口气问他：「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他顿了一下，放缓了语气，「当花瓶有什么不好，能心安理得当个花瓶也是本事。」

「重新开始吧，我在美国读书，帮导师整理了三年资料，那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三年。」

我自己咯噔一下，像是几年以来的迷茫都被人拨开了。

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从车里的储蓄罐里拿出一颗糖，问我：「要吃糖吗？」

我伸手接过来，是薄荷糖，心里一惊，他不是最讨厌薄荷的味道？

后来一想，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口味总是会变的。

10

到了住的地方，我提前让他放我下来。

这么晚被他送回来，要是被人看见就不好了。

「你一个人可以吗？」他往小区那边看了一眼。

我顺着目光看过去，有点黑，我以前是有些怕黑，「习惯了。」

我朝他笑笑，并给他道谢。

「你男朋友不来接你？」他皱着眉头，语气里像是有些情绪。

「啊……我和他没……住一起。」说完我就有些后悔，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他愣了一下，整个脸看起来情绪缓和了一些。

「再见。」我给他挥挥手，他没再说话。

只是他的车停在那里一直没走，前灯一直等到我走到了小区门口才熄灭。

我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稍纵即逝。

结果一回到家，发现家里灯亮着。

我一惊，就看到周洲在客厅给我打扫卫生。

「你……怎么来了？」我望了望墙上的时钟，已经晚上十点了。

以往这个时候他早走了。

「你妈妈说你最近加班晚，担心你，我决定搬过来跟你住一阵，顺便照顾你。」他笑着说。

他说得那么轻松，我却吓了一跳。

然后我就看到了客厅多了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有些头皮发麻。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妈妈商量了，她也觉得这样挺好的，反正我们迟早也要住到一起的。」他顿了一下，「怎么，太惊喜了吗？」

我：……

我是太惊吓了。

心里有些闷，我走到自己房间，发现房间也多了很多他的东西。

梳妆台也被他收拾了，我连自己的东西都找不到了。

我觉得我心里有什么快要爆发了。

忍着脾气，我告诉自己，他这样要求也很正常，我拿着衣服去浴室洗澡，结果，大姨妈来了，我连卫生棉都找不到在哪里。

「周洲，你动了我的东西吗？」我低声问他。

「嗯，你摆得太乱了，以后一起生活，东西放哪儿我都给你规划好。」

「我也有我的摆放习惯……」我尽量忍着脾气，「你给我挪了地方，我找不到要用的东西了。」

「那你问我，我帮你找。」

我没再说话，闷声闷气地洗完澡，穿好衣服，准备跟他好好谈一谈。

「周洲，以后你做什么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他停下手中的工作，笑着问：「你不高兴我搬过来吗？这件事我和你妈都觉得挺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我咬着牙不说话，最后也不知道那根神经触发了，我突然就来了句，「你什么都跟我妈商量，不尊重我的意见，你怎么不跟我妈结婚。」

他愣住了，「桃桃，你今天怎么了？你以前不这样的。」

我想笑，我以前不这样？

「我以前是怎样，你们有人关注过吗？你们总是用所谓的『为我好』来安排我，我就必须听从你们的安排，因为你们比我成熟，比我有脑子。」

「桃桃。」他过来拉我的手，「我们是要结婚的，你听我的不是应该的吗？」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时会感到窒息了。

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有的事都得为着结婚而考虑。

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感受。

「那我们不结婚不就行了。」我甩开他的手。

我受够了。

「你今天有点无理取闹。」他脸色一下就变得严厉起来。「你不会想跟我分手吧？我们都见过双方家长了，酒店也定好了，所有亲朋好友都通知了，你……」

又是用这一条压我，我好累。

「我们暂时分开一阵吧。」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回了房间，把门反锁了。

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陷入到现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困境。

他说的对，每一次我对他有不满意，每一次我想提出分开，他都会用现实给我一击。

一段已经在长辈，亲朋好友面前确定的关系，想要改变，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不敢想象，一段在他们看来板上钉钉的美好婚姻，被我毁掉，她们会怎么看我。

说我傻，说我任性……

我想到以前敢爱敢恨的自己，可是步入社会后，经历了爱情事业的双重毒打，我早就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第二天一早，他就将自己东西搬走了。

过了一夜，我又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过了。

给他发信息，他没有回。

我们陷入了冷战。

11

接下来，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决定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跟着以前做资料管理的同事取经，避了很多坑。

学着拒绝同事让我帮她们端茶递水的请求，发现工作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好多。

晚上加班，我在公司碰到过几次何彦，但我一次都没有再坐过他的车。

我不想让人误会，特别是听同事说，我原来的职位，他安排了一个新招的女同事，传闻那个女同事是他的新女朋友。

我就更没有接近他的理由了。

结果有一天我领导休假，让我赶一份资料给何彦送去。

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他。

等他签字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从晚上八点等到九点，他才看完。

「急着回去？」他明明低头看文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抓到我在看手机。

我有些囧。

「没有，你慢慢看。」刚说完，我的肚子就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尴尬。

他愣了一下，终于停下了看文件，抬头看我。

「没吃饭？」他又问。

「没吃。」我为了这份文件，忙了一天，根本没来得及吃晚饭，「我不饿。」

「走吧。」他合上文件，拎起衣服。

「那文件……」我领导让我务必让他今晚签字，因为他明天要飞去国外开会。

「我待会儿回来看，明早让助理给你。」

「行。」我不好再说什么，跟着他下楼。

电梯里我内心忐忑，想着怎么拒绝跟他一起走，甚至一起吃饭。

「怕我？」头顶幽幽地来了句。

「没有。」

「那还隔我这么远？」他戏谑地看着我。

我犹豫着，只好朝他又近了一步。

「想吃什么？」他又问。

「我回家吃饭。」我莫名觉得这关系有些暧昧。

我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两个人这么晚一起吃饭似乎有些不妥。

他双手插兜，仰着头，用余光飘着我，喃喃道：「现在知道跟我保持距离了？」

啊？我反应过来，尴尬得不知怎么接话。

「不是，家里有饭出去吃多浪费。」我笑着打哈哈。

「哦？」他又看了我一眼，「想邀请我去你家？」

「不是，不方便。」我连忙拒绝。

「你男朋友在家？」他平静地问。

我愣住了，「不在。」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他笑着问。

我：……

六年过去，他都已经这么放得开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反过来嘲笑我的拘谨。

「还是……」他又用他那双桃花眼觑着我，「你觉得时隔这么多年，我还会对你感兴趣？」

「高攀不起，高攀不起。」我内心忍不住酸涩了一下，「家里只有速冻饺子，只要你不嫌弃。」

他愣了几秒，没回答我，只是突然叹了一口气，开了车门，「走吧。」

我只好跟了上去。

12

一路上我有些忐忑，主要是不明白他如今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去我家吃饭。

我想起了他刚才说的，对我没兴趣，脑袋有些闷，但没有想象中难过。

就像是曾经奢望过但是没钱买的东西，很多年过去，我还是没钱买，但我认清了现实，也就不奢求了。

他专注地开着车，我偶尔转头，就能看到他侧脸的轮廓。

我想起六年前，他刚走那会儿，我还是抑制不住地去他爷爷家的院子周围打转，又不好意思打听他的消息，就这样揣着心事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有时也幻想，虽然他表面看起来这么凶，实际上会不会也喜欢我？

毕竟那一晚，他在耳边哭着问我：「姐姐，这样会不会对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还是温柔极了。

我说「会」，他就哭得更厉害了。

「那我们别这样。」

「你是不是男人？」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尴尬。

「我是，但我想在一个适合的时候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喜欢我。

他不想成为我的那个男人罢了。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

我多少有点贱，所以才会在逃跑后也不敢直接联系他。

「看够了吗？」一道清冷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我这才看见车子停了，而何彦此刻坐在驾驶座，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到了？」我尴尬地去解安全带，他却突然倾身过来——

他的脸离我只有一厘米距离时，我屏住了呼吸，心脏怦怦直跳，手脚都不知道怎么动作了。

我以为他下一秒就要亲上来了，他却伸手打开储物柜，拿出了纸巾，扔给我，「擦擦，口水。」

说完潇洒地开车门下车。

我傻在原地，手里捏着纸巾，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等我勉强整理好心情下车，他的步子却停在电梯口不动了。

「里面有味道。」他指了指电梯里面的一摊水。

我皱了皱眉头，大概是这栋楼里的一只狗，有点老了，有点乱拉。

「那走楼梯吧？」我硬着头皮说，「我家在 5 楼，不算高。」

「可是我累了。」他一脸嫌弃。

「那你想怎么办？总不可能我背你上去吧？」这可难到我了。

我一直知道，何彦有洁癖，还很挑剔。

「那倒不用……你拉着我。」他说得一本正经。

我：？

我缓了几秒，扯出一个尴尬的笑容，「何彦，我有男朋友。」

他不说话了，抿着唇，过了一会儿又变了脸，笑着道：「好巧，我也有女朋友。」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

「吃你一顿饭就这么难吗？」他继续说，「算了，你用手机电筒在后面帮我照着，我没走过这种狭窄的楼道。」

我咬咬牙，还是照做了。

一路上，他都走得很慢，我只要没给他照到光，他就会立马停下。

这个人真是难伺候。

好不容易走到我家，他直接往沙发一坐，就开始玩手机，等着我给他做好端过去，一副大爷模样。

罢了，我撸起袖子就去了厨房，只想快点煮好给他吃，然后打发他走。

13

刚要煮好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一惊，仔细一想，只有周洲和我妈会来我家，但他们都有钥匙，不能按门铃。况且刚好有一个快递可能到了。

所以看到何彦去开门我也没多惊讶，想着只是快递，没关系。

然后，门开了，我傻眼了。

「桃桃……这位……是？」周洲尽量表现得平静，但嘴角的笑容僵硬无比。

我蒙了。

我后悔了，我后悔带何彦来我家，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而我向来处理不好这样的误会。

「一个老朋友。」比起周洲的震惊，何彦表现得如此淡定。

我看见周洲的脸色一瞬间变幻莫测，我就觉得头痛。

「家里来客人，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周洲扯出笑容，换鞋，拿过我的围裙，招呼何彦坐，然后去了厨房。

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副男主人的风范。

何彦终究是过去沙发上坐着，看了我一眼，又看看厨房里周洲忙碌的影子，讽刺地笑了笑。

「麻烦你们夫妻俩给我煮饭了。」他明明在笑，说的话却无比之冷。

我果然是处理这种事的白痴，也不知道怎么回他，只好去了厨房。

「怎么突然来了？」我尴尬地站在他身边，插不上手。

「来看看你天然气有没有漏气，冰箱是不是插电正常，走的那天我没关阳台的纱窗，怕你不知道，有蚊子进来……」

他念叨了一大片，仿佛在有意回避刚才的问题。

是的，他就是这样，把我的家当成他的屋子，一切尽在他的掌控，我很多时候都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只傀儡罢了。

「周洲，我要的不是一个男保姆，这些事我会做。」

「你会？」他突然提高了嗓子，像是感觉到自己太大声了，又低声道，「我觉得还是把这些交给我更稳妥。」

我叹了一口气，受够了他现在这样故意避开问题，装作毫无影响，然后在某一天秋后算账的样子。

「你不问他是谁？」我问他。

他正常吗？

他不会真的相信何彦就是一个老朋友，这件事就这么过了。

「他不是说了吗？你的朋友。」他继续舀饺子，仍旧在回避。

「是，的确是我朋友，但你没见过他，你不好奇？我和他的确没什么，他只是来这……」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

「桃桃，我不在乎。」他突然严肃地说，「你说他是你朋友就是你朋友，只要不影响我们俩结婚，我都不在乎。」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酒店也订好了，家里长辈都见过了，我还邀请了我同事朋友，桃桃，我丢不起这个人，你明白吗？」

我愣在原地，整个人都傻了。

「所以你跟我结婚，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让别人都觉得好的大结局？」我难以置信地问。

「要不然呢，我们都不小了，结婚不就是给长辈一个交代，然后大家相互依存着生活吗？」

「那如果我说我没考虑好，婚礼不办了，你会怎样？」

他愣了几秒，皱着眉头，「我绝不允许那样的事发生。」

我站在那里，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直往下落，最后叹了一口气。

我苦涩地笑了笑，什么都没再说。

我真的佩服周洲，他后来还真的对何彦笑脸相迎。

他将饺子端给彦，又递给我一碗，因为太烫还帮我用嘴吹了吹，宛若一位合格的丈夫。

一顿饭，三个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夹在中间，有些难受。

何彦表情有些难看，吃了几个就说没胃口，转身就要走。

周洲还让我送他下楼。

何彦身子顿了一下，拎起西装，笑得坦然，也没拒绝。

我按了电梯，一直把他送到楼下，他一根手指头都没动，看都不看我一眼。

走出电梯前，他突然转过身，低头逼视我，「千挑万选，你就选了这样一个玩意儿？」

我愣住。我知道他在说周洲，但更多的是讽刺我。

「何彦……他叫周洲。」我觉得何彦这句话有些过分了。

他却根本不理睬，轻哼一声，转身出了电梯。

我手指顿在按钮上，最终上了楼。

回到楼上周洲已经洗了碗，又开始拖地、整理，做完这一切，他才终于停下来看我。

「桃桃……」他走过来，抱住我。

我身子僵了一下，有些抗拒。

「我们谈谈吧。」我叹了一口气。

他身子撑开一些，看着我，眼里有我读不懂的情绪，没等我开口，低头吻上我的唇。

周洲是个绅士的人，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牵手、接吻，他都很克制。

可是这一次，他毫无章法，还强行拗开我的嘴。我呼吸困难，就想推开他。

但他却把我越抱越紧，最后干脆开始动手。

「周洲，你冷静一下……」我压着怒气吼他，企图唤醒他的理智。

但没用，他得寸进尺，直接把我摁在沙发上。

「桃桃，我们迟早都会这样，我不想等到结婚了，我今晚就要你。」

说完，他不顾我的反抗，就来扯我的衣服。

我有点被吓到了。

「可是我不想。」我摁住他的手，祈求他冷静一下。

「你不想？」他盯着我，目光有些凶狠，「因为他？他是谁？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如果我不在，你们会做什么？」

「是不是，现在压着你的人，就变成了他？」他冷笑。

我听得头皮发麻，还是想着跟他解释：「不是因为他，我跟他没关系，是我们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顿了一下，鼓起勇气说：「我觉得我们并不合适，和你带在一起太压抑了，我受不了了。」

说完，他终于停止动作。

空气有一瞬间的安静。

隔了几秒，他笑着问我：「你玩我？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老婆，衣食住行，无微不至地照顾你，你一句不合适就要赶我走？凭什么？」

「对不起。」我低声道歉。

我错了，我早就意识到自己不喜欢他，但还是听从了家里的建议。走到如今这一步，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他突然开始嘶吼，「如果觉得对不起我，就不要拒绝我，我为你做牛做马，一次都不行吗？」

一滴泪从我脸上滑落，他哭了。

内疚让我放弃挣扎。

他开始对我胡作非为，我也毫无知觉。

正在这时候，手机响了。

我突然抽回了思绪，才发现他的手已经伸到了我裙子下面……

我吓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猛地推开他，狼狈地冲了出去。

后面他还在说什么，我再也顾不上了，顺着楼道一层一层跑下去，最后跑出小区，一直往前跑。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晚上的气温有些冷，我冷得牙齿打战，最后发现自己竟然手机钥匙什么也没带就跑出来了。

我也不想再回去，最后打了一辆车去我妈那。

我妈问我什么，我都不说，只想睡一觉。

14

第二天，毫无意外地，我感冒了，没办法上班，我打电话去请假。

同事告诉我，何彦没有批假。

好吧，强撑着到了公司，我整个人都是飘的，昏昏沉沉。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同事都去吃饭了，何彦来了。

「怎么这副鬼样子？」

我一听心里来气，哑着嗓子反问：「你不就希望见到我这个样子？」

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他一来就开除我，丝毫不念及情分。

我病了跟他请假，他竟然告诉我：「要么来上班，要么辞职。」

我妈一听，赶紧喊我来上班。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他的关系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是有多恨我，才会故意整我？

他可是我青春时代曾经喜欢过的人啊，怎么会这样？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情绪有些烦躁，「去买药。」

「不去。」我懒得理他，我现在只想睡觉。

「你这状态上班就是浪费公司的钱。」

我都这样了，他还想着公司的利益。

我气疯了，吼了回去，「是你不让我请假的，现在又说我，何彦，你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你要逼死我才甘心？」

他大概是没有料到我会突然这么激动，愣在那里，表情怪异。

过了几分钟，我趴在桌子上，以为他走了，结果有人拉着我的衣服，轻声道：「起来，去拿药，不吃药，吃顿饭也行，我给你批假。」

他怎么还没走？

烦死了。

「不去。」

他没了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压低声音，「算我求你。」

我……

我实在不懂他这变幻无常的情绪，只觉得他烦，最后只好跟着他去拿药。

吃药前，他去买粥，一勺一勺地喂着我，「吃了饭再吃药。」

他语气依旧很凶。

我疑惑地看着他突然放低的姿态，总觉得哪里别扭。

「医生说的。」他很凶地解释。

后来他送我回我妈家。

一路上我坐在副驾驶一言不发，他也不说话，挺好。

我也根本来不及思考，现在满脑子都是和周洲的事。

「手上的伤哪来的？」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瞟到我的手腕。

我赶紧把手往后面藏了一下，应该是昨晚周洲捏的。

「不小心碰到了。」

他没说话，盯着我一直看，看得我不自在地别开了脸。

「他打你？」他突然沉着声音问。

「没有。」兴许是我回答得太快，他根本不信。

把车开到路边停下，点了一支烟，望着我，「他是什么玩意？」

他现在的样子应该是发火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情绪突变，「我说了，他叫周洲。」

「我管他什么洲！」他突然猛地拍了方向盘，刺耳的喇叭声将周围的鸟吓得四处逃窜。

「你发什么疯？」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跟周洲吵完架，我已经觉得精疲力竭，我不想再跟任何人吵。

他深吸一口烟，稳定了自己的情绪，突然转过脸盯着我的眼，「江桃，你是傻子吗？」

「当初玩我，甩我，欺负我的狠劲呢？」他笑着问我，「怎么现在活成这幅样子？」

我陷入沉思，一时无言。

「还是……你这辈子也就只能对着我放肆了？」他苦笑。

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

我也哭了，擦了擦眼泪，回答他：「因为人总是要成长的，经受了社会的毒打，我任性不起来了。」

我仰着头，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狼狈，继续说：「何彦，从一开始，我和你就隔着十万八千里，所以到底谁甩了谁？我根本没资格……」

说完，我擦了擦眼泪，打开车门，下了车。

说清楚就好了，藏在自己心里很多年的话说出来，我顿时觉得轻松了好多。

我拦了出租车，回了家。

坐在车上，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些过于轻松，以至于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

也许青春里的暗恋就是这样，等我当时意识到自己可能喜欢上何彦了时，其实我的暗恋已经无法收拾了。

可是暗恋会让一个人突然感到自卑。

从来没注意过家境的我，开始注意到我和他之间天堑般的差别，就不敢靠近了。

再加上，他还去了国外，我和他更是不可能了，他又不喜欢我，所以我怎么敢联系他？

看着他这次回国变成我的上司，这种距离感让我更加确定当初的决定是对的，何必自取其辱？

可是他刚才问我是不是甩了他，我又隐隐有种感觉，是不是他曾经也喜欢过我？

哪怕就这样的一点点希望，我的青春好像也圆满了。

我有自知之明，不能奢求更多了。

15

揣着心事，回到家，一开门，我就站在门口不敢动了。

屋子里坐满了人，有我们家的，也有何彦家的，都是长辈。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该来的还是来了。

「小周说昨天有个男的去了你家？」我妈黑着脸上前来，轻声质问我。

「他怎么说的？」我小声问。

我看着全部的长辈都来了，就知道周洲说的不是一般严重。

「他还能怎么说……」我妈小声骂着我，「你这孩子，之前你也是同意的，现在婚礼也定了，酒店，婚庆，什么都订好了，别人一家人都来了，怎么收场？」

我心底沉了一下，握了握拳头，最终还是走了过去。

「叔叔，阿姨，各位长辈，你们好。」

全部人都以很不理解的眼神看着我。

一瞬间我有些打退堂鼓。

我深吸一口气，「我和周洲分手了，对不起，给你带来麻烦了。」

「当初好好的，怎么说分就分？」

「一两天就变了，我说桃桃这做人可不能这样。」

「我可听说了，是因为一个男的。」

「婚姻不是儿戏，你也二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没有责任心？」

「你不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

我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责怪，头痛欲裂。

又要交代。

结婚的是我，我为什么要给别人交代？

缓了几秒，我还是开口道：「没有其他人，都是误会，是我和周洲出了问题，现在分开好过以后离婚，阿姨，你说呢？」

「你这孩子！」他妈妈显然被气到了，面部僵硬，「江桃，这婚还没结，你就想着离婚啊。」

「是我配不上他。」我很累，不想和他们纠缠。

她一下子没了语言。

「那我们家周洲也没嫌弃你，你倒好，你出去找是什么意思？」

「我没找，那个男生是我上司，我们从小就认识，他到我家吃顿饭，就这么简单。」她的话太难听以至于我没忍住，「是不是和你家周洲在一起，我就这辈子不能有交际，不能和所有男的说话？」

「就只是吃饭那么简单？周洲回家可是说……」

「他说什么，嘴长他身上，我能管吗？阿姨！」

也许是我吼得太大声，全场突然安静下来。

「江桃，你怎么对长辈说话呢？」我爸绷不住了，怒视着我。

我叹了一口气，看着屋子里面的人，心底一阵苦笑，「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家，大家可以散了。」

说完我深鞠了一躬，就朝我房间走了。

「江桃……」

我关了门，把一切声音隔绝在门外。然后整个人扑到被子里，狠狠地哭。哭到天昏地暗，快断了气，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着：「何彦」

想都没想，我摁熄了屏幕。

结果他不死心，一直给我打，打得我发毛，接起来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哭了？」

我闷声哭，不说话。

他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我道歉。」

我依旧不说话。

说什么？

我现在脑袋都晕了，感觉自己快死了。

「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他又接着说：「你的药掉在了我车上，要我给你送上去，还是……」

「不要了。」我立马拒绝。

「行，我不上去，那你别哭。」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小心翼翼的样子。可是我根本没有心情理他，我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团糟。

「你妈妈说你了？」他又问。

「你不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吗？」我反问。

他并不生气，只是缓了一会儿问：「因为我吗？」

「我累了。」我想结束对话。

「那你到底要怎样才不哭？你哭得我……难受。」

听到他说他难受，我心里竟然有一点报复的快感。

可是想到他一回来就把我看似乎平静美好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正在气头上的我直接来了一句：「你离我远点！」

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最后说了一个字：「好。」

16

第二天我去上班，没有看见何彦。

接下来的三四天也没有。

同事告诉我，他去国外培训去了。

「大概去一个月。」

「也不一定，听说是高管培训，表现好的会调到更大的城市去。」

「何总这么优秀，肯定要调走没跑了。」

.....

听到这些，我心里有一丝情绪。就像当年何彦出国留学，要说我没感觉那是不可能的，但我无能为力。

这一次，居然也是同样的结局。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出口在哪里，我不知道。

感冒好了以后，我天天加班，把自己的时间塞得满满的。

我给家里换了锁，也没有再见过周洲。

抛开了一切，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后，我的职业生涯终于有了一点起色。

上级领导破天荒的地说要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我。

后来某天下班路上，周洲跑到我公司大楼下面堵我。

「桃桃，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吗？」一个月不见，他变化倒是不算大，没有我想象中的颓废。

成年人的恋爱就是这样，并不是离开了谁就不能活了。

都闹成这样了，我简直不理解，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周洲，我们互相拉黑吧。」

他一下子僵在那里，悲伤了几秒，但也只有几秒，「桃桃，我买房了，付了房子首付，我们……好好的……」

「你别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要回头了。」我听着他的语气，想着他对我的照顾，终究有点心软，虽然没有爱情，但我们也没必要彻底闹僵，只好好言相劝。

「你不跟我在一起，房子就不会有你的名字。」

我思考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你把我的工资还给我吧，去找一个好女孩，写她的名字。」
我笑着说。

「钱拿去付首付了，我没钱了。」

一瞬间，我的心沉入谷底。

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盘。

我很震惊，震惊于他这样一个老实的人，竟然有一天会做出这种事。

他口口声声说，帮我管钱，然后我们一分手，我的钱就成了他的？

「周洲，那钱是我的。」我不敢相信他的意思。

「你没有证据。」

「你不要这样！」我脑子嗡地一下一片空白，感觉信任被狗糟蹋了。

「和我和好吧，房子上加你的名字。」

「你觉得我还有可能和你在一起吗？」我苦笑。

「可以，只要你想。」他坚定地望着我，我只觉得可笑。

「我——不——想。」

说完这三个字，我就走了。

17

回到家里，我回想着自己失败的感情，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何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情绪低落到极点。

「听说你婚礼取消了？」她对此非常震惊。

「嗯。」我心里苦笑，还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太好了。」她突然话锋一转。

我：？

「实不相瞒，我一直看不惯那个周洲，也只有你脾气好，忍得了这么久，是我一天都忍不了。」她说得咬牙切齿。

「好什么好，我现在成了我家里人的笑柄了。」我叹了一口气。

「怕什么，你这可是一辈子的事，要是找了个不喜欢的人，熬一辈子可太惨了。我一定要找个喜欢的，让我心动的人，别的谁都不行。」

「不是谁都可以跟你一样任性的。」我叹了一口气。

「我这不是任性，我这是爱自己。」

爱自己？我愣住了。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就是爱自己吗？

可是这也不是我能选择的。

我心里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六年前我没得选，现在也是。

「如果你喜欢的不喜欢你，你怎么选？」我反问她。

「那就要让他知道，让他喜欢你，况且你这么漂亮，哪有人不喜欢你？」她又开始对我吹彩虹屁。

听着她在电话里说个没完，我的心情终于好了一些。

挂了电话，我一直在想她说的话，即使嘴上说着何欢就是小公主心性，但其实我内心是羡慕的。不是每个人都像她一样有勇气的。

我曾经可能有，只是随着步入社会，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就再也任性不起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就得到了何彦回来的消息。

听说他放弃了调去其他公司的机会，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我心中开始有了异样的情绪。

可是我没心思去多想，我算了一天，周洲大概从我这拿走了 20 万。

咨询了律师，那边说可以把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整理好，发给她，留作证据，钱拿回来的概率很高。

听到这个结果，我总算舒了一口气。

搞定这些已经有点晚了，公司一个人都没有了。

「算什么？」头顶有人说话，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何彦。

「没什么？」我赶紧用其他文件挡住我的草稿纸。

他看了看我，「又加班？」

「马上走。」我站起来收拾东西就要走，他却拉住我。「我送你？」

「不了。」我有点蒙。

他身子斜斜地靠在桌子边上，叹了一口气，勾勾唇，「那你送送我？」

站得近了，我才闻到他身上一身酒气。

我才想起，他今天一回来就被拉到酒局去了，怎么喝醉了又跑回办公室来了？

「你还能自己走吧，到楼下我帮你叫辆车。」我站起来，拎着包，就要走。

他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是看着我笑。

「怎么了？」我以为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他却收住了笑容，开始跟上我，慢慢地走。

进了电梯，他站得笔直，只是神情还是有些迷糊。

我站在旁边不出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喝醉的样子。

「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他冷不丁地来了一句，垂下眼用余光瞟着我。

我有点蒙。

心里却忍不住想会不会是为了自己。下一秒，我又否定了这个想法，怎么可能。

「不知道。」我如实说。

他盯了我一眼，冷哼一声，「真没良心。」

我不说话了，保持沉默。

出了电梯，他走了几步就不动了，低着头好像很难受的样子，我不得不停下来走过去看看。

「还能走吗？」我看他难受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伸手按了按太阳穴，缓了一阵，抬头又笑着问我：「走不了，那你扶我？」

已经挺晚了，我并不想跟他在这里纠缠，就想赶紧送他上车。

「行。」我伸手过去扶他。

他却愣了几秒，然后自然而然地靠了上来。

他真重，我有点吃不消。

「你别全靠我身上。」我快站不稳了。

就在我快要倒得时候，腰间多了一股力，他把我捞进了他怀里。

「何彦，你清醒一点。」我想要推开他。

他却直接把头低了下来，吓得我呼吸一窒。

就在我以为他会亲我的时候，他却只是将头靠在我的颈窝处。

「头晕？」我问他。

「嗯。」他靠在我肩上，声音闷闷的。

人喝了酒容易低血糖，我不敢直接推开他，怕他晕倒了，只好让他先靠一会。

「那你站几分钟缓一下，待会再出去坐车。」

「好。」他极其乖顺地靠着我。

气氛有些尴尬，他温热的呼吸传到我的耳边，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江桃。」过了会儿，他小声叫着我。

「嗯？」

「你很缺钱？」他突然问我。

我：？

「不缺。」

「那你刚才算的是什麼？」他又问。

我愣住了，周洲拿了我钱的事，我也不可能和别人说。

「呃……我自己算着玩的，看什么时候能够付首付。」我苦笑，「我们打工人付首付很困难，跟你不一样。」

「哦……」他又停了一下，问我，「喜欢哪里的房子？」

我有些无语，是不是喝醉的人话都特别多？

眼看我叫的车快到了，我就随便想了个地方，「江北区吧。」

他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个字，「好。」

说是我送他回去，他却让出租车司机绕了大半个城先把我送回去。

我跟他说再见，他却直接下了车，执意要送我到小区。

送就送吧，也不差这一截。

送到小区门口，他又说要把我送到楼下。

「你回去吧，我看着你打车，不然待会你栽到哪个花坛里都没人知道。」我看着他，他却磨磨蹭蹭不想走。

也不知道是今晚的夜色过分美丽，还是何欢昨晚的话深入人心，我竟然忍不住趁他喝醉多看了他几眼。

每一眼，都是何欢说的，心动的感觉。

我被吓到了。

「那……我要是倒下去，会不会有好心人把我捡回去？」他没个正经地笑着问。

我不说话了。

气氛暧昧得可怕，他伸手过来的时候，我吓得闭上了眼。

但他的指尖却只是从我脸颊划过，最后将我的一缕头发捋到耳后。

我的心却快得想要蹦出来。

「江桃。」

「嗯？」我回过神来，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

「我回来只是因为一个人。」他笑着顿了一下，突然低下头，再抬头眼睛竟然红了，「因为听说她被全家人指责，因为她过得不幸福。」

我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他。

「其实我之前回国就是因为她，现在选择不调离也是因为她。」他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这些年我过得不怎么样，可是我却受不了她过得不好，想要她过得好。」

我低下头，不敢直视他，下一秒我的眼泪也掉了出来。

「我知道，以前是我混蛋，我不该走，没关系，我给她时间原谅我，接受我，我可以等。」

心底涌起一阵酸涩，我急忙背过身去。

「我只想让她知道，在这里永远有一个人，站在她一回头，就能看到的地方。」

他说完，伸手过来轻轻拉了一下我的手。

我第一反应就是躲，却被他再次抓住了。

他的手好大，好温暖，让我沉迷。

「不逼你了。」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我先走了。」

等他松开手的一瞬间，我赶紧跑向了电梯。

等我终于回到家里，想起刚才的一切，心跳依旧不能平复。

我坐在沙发上，才发现自己竟然满手是汗。

这算表白吗？

如果不是，我为什么如此心潮澎湃。

如果是，我该如何回应？

揣着心事，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19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去上班。

律师告诉我，可以起诉追回我的钱，可是流程很复杂。我真的不想谈个恋爱，最后闹到法庭上。

思考了很久，我最后把律师说的话发给他，同时把聊天截图和转账截图也都转发给他，告诉他可以私下解决。

他过了很久才给出了回应——一张照片。

看到照片的一瞬间，我惊得脑子一片空白。

「你跟踪我？」

如果不是跟踪，他哪来的我和周洲昨晚的照片，当时他头靠在我肩膀上，那个角度拍过去像是在接吻。

「江桃，我本来不想追究何彦这个小三，但是你非要这样，我就不得不联系媒体朋友把他插足我们恋爱的事报道出去了。」

「你是不是疯了。」

「是，我疯了，你告诉我结果吧，我总不可能人财两空。」

人财两空？

「那是我的钱，我的人也是我自己的。」我气得发毛，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随你。」他的态度坚硬。

一整天，我都因为这件事心浮气躁。

本来我和何彦没什么，可是现在我还把何彦拖下了水，我不得不犹豫了。

挣扎了一天，我还是妥协了。

「周洲，钱给你了，照片删了吧。」我躲在茶水间打电话。

「所以你是承认了？」他还是不依不饶。

「不是我承认，是根本没有的事，你怎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我真的头疼。

「没有的事，你说吧，跟他睡过几次？」没想到他还变本加厉了。

「我们分手了，这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亏得我还这么珍惜你，结果你就是这样背着我跟别的男人乱来？怎么他能满足你，我没有满足你，你就背叛我？」

我彻底无语了。

「周洲，你放尊重点！」我忍不住朝他吼了一声。

刚说完，电话就被夺了过去，然后我就看到了何彦板着的脸。

他拿着电话，走到门口将门反锁了，才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盯着我。

我吓到了，紧张得不敢出声。

「嗯，我就是何彦，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

「睡过？」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抚。

「是睡过了，细节就恕我不跟你分享了。」

「她的钱，我会帮她要回来，我的律师团队正在去找你的路上，以后请不要再给她打电话，你没资格。」

「当然你要是想多吃几年牢饭，可以试试惹毛我。」

他说了几句，挂了电话，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2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他问我。

「这是我的事。」我毫无底气。

他一脸平静地看了一眼我手机上的聊天记录，然后翻到了那张偷拍照。

我心里一惊。

「角度不错，引人遐想。」他笑着说。

我都愁死了，他还笑？

「他要把这张照片曝光。」我提醒他。

「这张照片我要了，他总算干了件好事。」他直接转发给了自己。

「好事？」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一张照片，可以以勒索罪送他进去。」他顿了了一下又说，
「最主要的是这张照片的角度取悦到了我。」

我：……

他收了手机过来拉我的手，「好了，以后这种事都交给我，不要一个人藏着。」

「何彦，现在是在公司。」我甩开他的手。

他愣了一下，又过来，低头看着我，「那……不是在公司就可以吗？」

「什么可以吗？」我感觉自己被他绕了进去。

「可以吗？」他伸过手，轻轻把我揽到怀里。

我吓得想推开他，他却抱紧了不放。

正在这时，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肯定是有人要进来倒开水了。

「里面有人吗？」

「诶，怎么锁了？」

「不知道。」

「去找工人来试试。」

.....

我吓得不敢出声，奈何何彦抱着我，一脸丝毫不介意的样子。

「可以吗？」他又在我耳边问，「可以的话，我就放过姐姐。」

听到他说姐姐两个字，我就头皮发麻。

「你别乱叫。」我压低声音警告他。

「叫什么，姐姐吗？」他在我身后轻笑，「怕我叫你姐姐？」

「怕，你别叫了。」

「好，姐姐。」

我：.....

他可能觉得逗我好玩，叫个不停，我怎么不知道，平时又冷又凶的何彦竟然这么不要脸。

「好了，不逗你了，你答应做我女朋友，我就放了你。」

「不带你这么威胁人的。」我蒙了。

「我也不想。」他捏了捏我的手，「但我等得没耐心了。」

「你……」我无语了。

昨晚还口口声声说会等我，如此深情，现在才过了一天，就没了耐心？

「等了你六年，再熬，我就老了，姐姐。」他说完扳过我的身子，直接低头吻住了我。

想着外面还有人，我不敢发出声音，只好推着他，结果他却越吻越得寸进尺，吻得我晕头转向。

「何彦……」我轻声提醒他。

「嗯，有什么待会再说。」他又低头继续吻我。

我彻底沉沦了。

大约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久，他终于放开了我，还自己先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缓了会儿，我背过身假装倒咖啡，他去开的门。

「你们几个把材料 5 分钟内交我办公室。」他说了一句就出去了。

同事们很震惊，哪里还有工夫喝茶，赶紧回座位赶资料去了。

料想中的质问完全没有，没人注意到我，我终于舒了一口气。

倒好了咖啡，又去厕所洗了一把脸，我才去继续工作。

下午工作的时候，心跳一直很快，心神不宁的，我觉得我要疯了，不知道怎么就和何彦发展成这样子了。

21

工作到一半，他发了一条微信过来：「待会儿下班等着我。」

我一惊，心跳又加速了。思考了好久，我回了一个字：
「好。」

结果他又来了，「想下班了。」

我：……

「好好工作。」怎么轮到我提醒他工作了？

「不行，我好像生病了。」

「哪里病了？」

「一看文件，满脑子都是姐姐。」

我干脆不回他了。

终于熬到下班，等其他同事走了，他开车送我回家，一到车上又开始吻我。

「何彦……」我被他吻得呼吸不畅，「你属狗的吗？」

嘴唇都被他咬破了。

他却勾唇笑笑，「憋了 6 年，是人都要变成狗。」

我：？

带我吃了晚饭，送我到家，他就开始赖着不走了。

「我被家里赶出来了。」他可怜兮兮地说。

「为什么？」我半信半疑。

「因为我没有随他们的意，闹崩了之前的订婚。」

我听得心里一惊，差点忘记了他也订婚了。

「那你活该。」我推着他出去，赶他走。

「这么绝情？」他笑着说，「我现在和姐姐可是同病相怜。」

「你看，你没了男朋友，我又没了女朋友，我们两个可怜人相依为命怎么样？」

「不怎么样……」他怎么变得这么缠人？

「我可以睡沙发，打地铺也行，总比睡大街好。」他把着门把手不让我关门。

这么可怜？我开始有些不忍心了。

「那你睡沙发吧，就一晚。」

「还是姐姐心疼我。」他立马进来，将我抱住，又开始亲。

这一次亲着亲着就不对劲了。

后来他红着脸，说他难受，不让我看，我自然也不敢再去看他。

本以为可以一晚上相安无事，结果半夜他却在我耳边说：「姐姐，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

我吓得打了一个激灵，「记……记得。」

我内心忐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你让我哭了多久，现在，可不可以还回来？」

「你……」

这种事怎么还？

下一秒，他扯开我的被子，我就懂了。

只是，他信心满满地想让我哭，五秒后，气氛有些尴尬……

我笑着安慰他，「你几年没有过了？」

他别过脸，不看我，低声道：「六年。」

「你不会，那之后就……」

「烦死了，是。」他被自己气得没了脾气。

最后整个人往床上一躺，「还是你来吧。」

我：？

「我可能有阴影了，我到底做了什么孽，只能是你……」他盯着我，又气又好笑。

「这么可怜？」我有些……内疚。

「知道我可怜，姐姐还不疼疼我。」

他一把拉过我，我整个人就扑到了他身上。

后来还算顺利。

就是折腾完都三四点了，他睡着了还拉着我的手，嘴里念叨着：「明天早上你不会走吧？」

我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不会，睡吧。」

「嗯。」

我看着身边的他渐渐地呼吸均匀，有些幸福的晕眩。

抱着他，就好像一下抱住了我的青春。

我迟来的的青春热恋。

该盐选专栏共 20 章，已全部读完

查看详情



盐选专栏

弟弟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闲得无聊的仙女

共 20 节

会员专享 ~~¥19.00~~

